

第五回 駕薰風背地興波

詩曰：

雖然南北不同緣，
桂窟生涯亦自妍。
混沌分時原有竅，
應教鑿破個中天。

從來美男姿色，如宋朝、子都、彌子瑕一輩，都是南風的宗派。後世有要從背底營生者，自當供奉三君子，事如神明，尸之祝之，然後可指望尾閭川流，駝峰山壓，取之不竭，用之有餘。所謂取精多，而用物宏耳。照象如今的梨園，都奉甚麼老郎為優祖。你道老郎是怎樣一個人物？實是一個嬰兒的塑像。想必他生前原是小官出身，死後昇做老郎的。凡是各腳色裝扮完了，先要到行頭箱上，奉老郎深深一個肥揖，方纔上場，聲音響亮，舞蹈自如。不然，老郎就要裝腔做勢起來，等你開不得口，動不得手，露出馬腳，一場笑話。竟不知，這樁典故從何處得來？據我胡亂注解，想必老郎原是小官，究竟故此把小官便認作老郎。

又聞，閩中有一種叫做榕樹，凡有小樹生長在榕樹前邊，那榕樹必要曲拱老干，斜扑著那小樹，勾搭著了，便把枝柯緊緊的纏住在小樹身上，小樹也漸漸倒在榕樹懷裏。兩樹盤結，刀鋸不開，因而顧名思義，就取名曰南風樹。樹既奇特，名復典雅。要曉得，最無情的莫如草木，尚然做出這般榜樣，正是：

草木多情尚如此，
如何人肯不云云。

近又看無聲戲中，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個嬰童，花燭合卺，儼然夫婦。後因此童年紀漸大，慾竇盛開，恐怕相聚不久，又慮紅顏衰落，日夜抱持涕泣。此童亦深體他憐愛已到極處，無可表著自己的貞節，忽然想出一個妙計來，暗地裏自加宮刑，竟將一把利刀割去翹然之物，情願做了司馬迂，自下蠶室。你道這等交情，還數甚麼同衾同穴？後來又因眾朋友中，不嫌氣他獨占尤物，就乘他閹割的名色出首，說私弄宦官，弄得家私罄盡。直到此呆物故，他還終身扮作女裝，柏舟自矢，替他撫養前妻生的兒子。後來，其子發了科甲，尚不知撫育之恩，反出龍陽之手。有情如此，安得不要借重庠序相公，動張公舉，旌獎門閭，隊垂不朽。

要曉得人生在世，豈無好尚，意南而南，意北而北，任憑那慾魔注定。祇這一點念頭，就是有回天拔山之力，萬不能夠牽轉他的了。今我有個譬如，譬如美女佳人，祇好貯之金屋，謂之房稿可也；奕童可兒，正好隨我國方，謂之行卷可也。如今做秀才的人，那有祇讀房稿不讀行卷之理？況且兩榜人物，行卷內文字好的，然後想他的房稿。抑且論起理來，老天既生出人這兩樣東西，同歸於妙，原不曾叫人祇取一樣的。我見如今的人好走後路的，不借身家，不顧性命，比那走前路的，更兇十倍。但不知此中意味，何獨深長，至於如此之極。正是：

祇為後庭能遣悶，
不因紅粉便忘憂。

話說梁、張二公，當初在虎丘寺裏，戀著一個天下聞名的小官王子彌，分明是宋朝轉世，彌子後身。又與那大來頭和尚叫做三茁，一同在千人石上飲酒時節，相約余麗卿，探訪花姝。不期這日，梁、張二人撇了王子彌，不帶他去，那知正中了三茁這賊禿的機緣，便宜行事。那三茁呵：

掛名佛子，寄跡緇流。專走南北兩行，酷好陰陽二妙。假斯文，吟風弄月，認為佛印前身；真大膽，飲酒宿娼，賴做濟顛再世。太抵萬法同歸，獨此居然第一。

那和尚原與王子弦兩個，是莫逆深交，情同夫婦。那日在席上，見他替幾個朋友猜枚行令，勾腳捻手，已是心裏十二分不樂。原有些酸缸發作，醋瓮將翻的光景，當時就要思量發炸起來，祇因在席的都是些相公；無可奈何，勉強含忍。滿肚皮祇要等他到寺裏來的時節，當面與他廝鬧一場，也好戒訓他的下次。

不料到了第二日，影也不見子彌。王茁甚是惱恨不過，祇得跑到他家裏去尋他。家裏回報說道：「絕早有人來，同他出門去了。」問他到那裏去，卻又不肯說。三茁疑心道：「是了，畢竟技昨日這一千人，相拉去花街柳巷，走腳通風去了。」氣得三茁跌天跌地，叫屈叫苦說道：「畢竟小官沒主意，這一班阿呆，你可是親近得他的！如今的人不曉得好歹，祇說道和尚是不長進的，殊不知這些阿呆更比和尚，又不長進些。那老天已生了這樣絕色的女佳人，把你們終年終月終日終夜的弄聾，又可恨認定不許和尚黏著他們的身子，就是和尚背地裏，相處得幾個歪貨，好像做賊的一般。犯將出來，是人是鬼，個個打詐得著。難道我們做和尚的，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不成？」

因此，這個老天可憐見說道：「和尚雖係出家，卻與俗人一樣，他身上並不曾少生些甚麼。既具了五形，便有了酒色財氣四件。若說和尚不該擅動色念，就不該把他生這個東西。既把他這個東西，又不許他動起色念，明像是誘人犯法，殊不公道。所以老天還有情分，分下一個南北兩路來也。明放和尚這條生路，故此生出這些美妙男兒專付僧人，權為妻小。那曉得這些無恥的秀才，偏要撇開自己的老婆，又來與佛門弟子分奇貨。想來天也難容，豈非既得隴又望蜀嗎？」好笑這個癡和尚，總是不明道理的說，這美少年原是天下的公器，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共之。況且既不識羞做了小官，自然樂與文人尋花問柳，豈肯守著一個光頭？尤可惡者，光頭沾著色字，不論男女，便要做些故事，拿定是不○○的。女人之所甚樂，未必非男子之所甚苦。還有一著：一路婦人○○被人恥笑，至於與和尚一頭，尤為人所鄙賤。說道怕沒人相交，偏要去打和尚。抑且要做小官的，守著一個，萬萬不能。幾曾見貞節牌匾輪得著小官身上？就使覃恩特典，如有小官不濫此道者，一概准給貞節，也斷不許戀著和尚的小官，濫叨貞節的筭付。就是和尚刮落的小官，被相公弄弄，於和尚的體面，有甚損傷？何必逞兇懷忿，好像殺他的父母一般，這等傷心！

一日，三茁正在閨門外姨子家裏踱將出來，劈頭撞著王子彌。一把扯住，便開口罵道：「你終日同這班書呆走，有甚好處？他不過多得我幾根頭髮，卻趕不上我這一身風月。我與你相處在先，你豈不知道我的○○嗎。」

(關)

那和尚半說半罵，把王子彌搶白了這一番。那閭門外是個來往通衢、五方雜沓的所在。王子彌儀容一表，衣冠鮮麗，流名天下，舉國若狂。那些贈詩求過的，門外接踵，求一睹面而不可得者，不知多少。就如當初入李膺之室者，號登龍門。今日想慕王子彌的鳳穴而入者，比那登龍門的更難十倍。故此子彌纔交卯運的時候，正要結識朋友，相處名公。就是與三茁相交，不過是背地偷情來往。就如今日娼妓人家，明公正氣開著兩扇大門，招接四方，獨有和尚也不免攬，如何子彌肯把人曉得，作承那禿驢三茁。即有曉得的，無非是三尊大佛，五百尊阿羅漢，恰都是些不肯管閑事的好好先生，故此纔不隱瞞他。今朝王子彌被這禿驢當街出醜，氣得他：

粉面通紅，柔腸百結。淚痕初落，宛如秋露滴新葉；眉影微攢，卻似春山凝遠黛。

王子彌心中暗忖道：「這禿廝，直恁輕薄，可恨之極！不若早早開交，方出我心頭惡氣。」又想起道：「就是前番梁、張二公卻也好笑，特地約我去訪探花魁，臨期公然撇下。我也祇道這些書呆們，不過一時間高興，寄之空言，未必行之實事，那知他們竟弄出這樣大把戲來。我幸不與名此局，還是我的造化。不是我王子彌誇口說，就是遭在裏面，那怕三院司道、正印衙門的名來拿我，縱來拿的時節，我自法兒消解。不像那廝不濟事的秀才，就要央清解釋，祇恐還沒處下手哩！我當日薦舉進京的時節，那個司道官兒、鄉紳大老不來送禮逢迎？就是各營頭將領，也都來祖道餞行。我如今雖則是做小官的，閑住在家，那些現任父母公祖，都可以名帖往來。不如今個能事管家，送一個站子到蘇州府去，講這和尚酗酒宿婦。他的不公不法，把柄甚多，我已曾都細開手摺，那裏還論他平日的交情！就是當日燈前月下，設盟發誓，這不過是從古來的舊套子，實從脫空經上抄寫下來，何曾是我的當真心事。便翻悔這一遭兒，卻也不礙我生平名節。」

商議停當，公然坐了一乘大轎，抬到本府太爺賓館坐下，著陰陽生投遞一個治下晚學生的名帖，說要面見太爺的。又送陰陽生一個常例紙包，吩咐就稟一聲。你道官府衙門傳遞書帖是個將命之人，如何取名叫做陰陽生？或者晝陽夜陰，是晝夜走動的人；或者內陰外陽，是內外關說的人，總之，此輩不是陽物，就是陰物也，不消去窮究他。要曉得，從來做陰陽生的，都是那些退氣的門子，降點調用的。恰與王子彌比並來，都是舊日同僚，況且子彌又有常例送他，不過要他投得一個名帖，稟得一聲要見，如何不殷勤奉命。即走到轉斗邊，替他傳了名帖。

正值太爺要出堂公座，投文簽押事完，便叫陰陽生問道：「這位姓王的鄉紳是甚麼樣出身，為何我本府憲綱冊上，不曾有他的名字？」陰陽生不敢隱諱，把他的腳色從頭唸將出來，說道：「他是個有名的龍陽，出格的戲子。一向在京師裏行事，近被科道糾參趕逐出來，閑住回籍。為此各衙門老爺一向優禮他，俱用名帖相見，原不曾入在憲綱冊內。」

太爺喝問：「如今這廝要見本府何用？」陰陽生道：「他現在寅賓館裏說，要面送甚麼一個舊相與新惡識的和尚。」太爺聽見這句話，便激得他怒形髮指，著令拿到堂上來。

祇見許多皂甲跑進賓館裏來，對王子彌說道：「太爺請堂上相見。」那呆小官不識起見，也不看個勢頭來歷，祇道還是好意思，慢慢的裝出官腔，一搖一擺踱將過去，叉手施禮。太爺高坐公堂，大喝道：「好個大膽的奴才！見了本府還如此放肆嗎？」子彌正要開口，卻被兩邊皂快齊聲吆喝起來。驚得他魂靈半不附體，縮做一堆。

太爺道：「你將後庭獻媚，喪盡廉恥，輒敢在我法堂作怪，憲口行妖。」把醒子在案桌上亂拍亂敲，丟下簽來，先打三十。兩班皂快登時拖翻，捉頭捉腳，褪出妙臀。卻與那奉承大老慢慢脫褲溫存捺唾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這些皂快見了子彌白嫩美臀，光柔佳器，那裏便忍打將下去。猶如小官們初破那種光景，哀哀的求道：「小的實的害痛，饒了這次吧！」太爺回想道：「這廝不經敲打，我若登時斃之杖下，反為他遮隱惡名。不若出幾角文書，申投院道，歷數他大膽無禮的所在，將身肆害的原由，把合郡做小官的看個樣子，庶使龍陽無種，狐媚除根，未必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。」因叫左右將子彌暫時帶起，鎖在一邊，聽候發落。

太爺又詰問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今日到本府來有何話說？」子彌受嚇驚戰，一時答應不出，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小的祇為淫僧背恩反噬，當街羞辱，憤他不過，祇得奔控臺前。不期冒犯爺爺，伏乞詳情恩釋，就是那假官假吏花案一宗，也都是這和尚挑唆撮合，生端起事的。」太爺便問道：「那和尚叫甚麼名字，如今住在那裏？」子彌又稟道：「那和尚叫名三茁，現寓虎丘寺中，是江湖野僧，不知籍貫居址。」太爺一面就出簽拿三茁，一面起角文書，要將和尚、小官兩個一同解到察院。這也是和尚拐小官的現報了，正叫做：

惡人自有惡人磨，
磨到頭來沒奈何。

但凡說起和尚，就是作孽的多了。獨說他這種好色的情狀，喚他做「色中餓鬼」四字是極切當的。俗語還摹寫得妙，說做和尚的，三日不見婦人，看見鼓大水牛，也覺得單眉細眼。故此千謀百計生出多少圈套來，恣其漁色構淫之念。必須哄動得那些青年的淫婦人，捨身的女菩薩，赴會聽經，修齋寄庫，這就是他的機緣湊合，時運亨通了。這還算不得暢意，還要打發徒弟四處佈施，或拖索拜石，敲梆擊板，高聲念佛，沿門叩首，託言某處起建某寺，某處裝修某佛，祇要鉤引得到彼處，不怕不成相契。

近日，有一處地方，新到一個清正巡道者爺，初下車來即遍張告示，嚴禁婦女，不許入寺燒香。怎奈惡習既久，還難除革，法令雖嚴，往來如故。這位者爺妙得緊，不時差人在外探訪。一日，探得一個寺中有無數婦人，正在那裏結黨念佛，登時報知道爺。那道爺佯為不曉，帶了幾十起重犯囚徒徑到寺裏。當佛殿中間，擺下一張公案，公付皂快將和尚房頭後門，盡行封鎖，然後逐件挨審過去。那些婦女見官府來，一時回避不迭，都躲在和尚房頭不敢做聲，祇等審完回去。不料審到黃昏，纔審得一兩起事。那婦女原來都是些大家妻子，鄉紳眷屬，斷沒有在寺裏過宿的道理，祇得約齊備家僕去當官裏明。道爺說：「我已曾嚴禁在先，如何還有不遵法度的擅敢犯禁，況今日這干人犯是要緊重囚，本道必須誓神公鞠。況這些無恥婦女，既歡喜與和尚打伙，便多耽擱幾時，也省得來遲去疾，兩下裏背後相思。今且安心，待我公務畢時自有發落。」那些家屬聽得這句說話，越覺心上著忙，不知他有甚計較出來。等過更次，祇得又去哀求。道爺大怒，將各家家屬盡數驅逐出專門之外。叫出合寺和尚都上殿來，除去僧帽，禿著光頭，脫得上身赤條條的。搜出一個婦人，把一個和尚駝將出去。駝到寺門外，交割各婦家屬認回。弄得一場大沒體面，祇落得和尚燥皮。(關)自此之後，纔方斷截得這個燒香的路頭，放落這燒香的心事。就是這樣，還有那不怕事歡喜和尚駝的，暗地裏瞞了丈夫，要偷去燒香念佛。你說和尚有甚麼好肚腸，撞著一個婦人，毋論好歹，空中摹擬，足足要想他成年成月。

若說到南風一道，越發是他該得的口食了。但祇南風家數亦有幾等。有一班兒控與和尚，泛濫不堪，和尚反做作得無比，定要撿精擇肥。有一班兒高抬聲價，結交上客的和尚，偏要鑽頭覓縫，百計求謀，不到手不歇。若說爭風鬪打，劫奪施丹，真正性命不

顧，究竟兩敗俱傷。總之，以「色中餓鬼」四字批之，未有如此之確而當者也！這番三茁與子彌，那堪經太爺押解察院。正是：

命蹇似同禡殼蟹，
魂飛已是落湯鵝。
鞠躬盡瘁今方已，
頰首彌陀可奈何。

此時小官原告雖已拘繫在官，和尚被犯尚未拿獲到來。可惜這位太爺是個瓦古頭老實主兒，忍下得這般毒手，想斷然不是好此道的人了。萬一被這禿驢聞風脫逃，那時難道獨要一個小官頂缸不成？作小說的反替子彌懊悔起來，早知道不闖這窮禍也罷！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